



孔氏家語卷四

六本第十五

三

肅

注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為君子也立身
 有義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
 陣有列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
 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繼嗣不立則亂之萌生財有時矣
 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
 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
 多說但記所聞而言言不出說中故不可以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

藥酒南宋本良藥北宋本
本作藥酒及論益
鉄論亦作藥酒甚
矣北宋本之古也

故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稟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

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美貌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振，拔也。故天殃所宜加其

註按南宋本作救疑是

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
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
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
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
起再拜曰善哉聖之智過人遠矣子夏三年
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絃侃侃
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
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
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

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
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
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
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
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孔子曰無體之禮敬
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
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鐘之音怒而擊之
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
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孔子見羅雀

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獨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譴，而有危亡之敗也。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

易損卦次得益益次决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决 吾是以歎也。子夏曰：

南宋本决上两决字是

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允信也。克能也。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夏桀昆吾，昆吾國與夏桀作亂自滿而無極，充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

註南宋本作吁

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滿也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之義也蒼梧媯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

言事至而後悔吁嗟又何

蘇南宋本作甦

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後雖欲悔難哉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

內南宋本有系旁

瞽

家語四

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極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為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

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兩二十五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荆乎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謂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唯義所在耳由能勇而不能

賜能敏而不能詘

言人雖辯敏亦宜有屈折時也

由能勇而不能

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人雖矜莊亦當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

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縈聲期聲宜為啓或曰縈益期也行乎郕

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

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

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

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

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

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

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

曰善哉能自寬者也得宜為待孔子曰回有君子之

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怵怵惕也待宜

為持也慎於治身史鮪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

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已而曲於人曾子侍

曰參昔者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

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

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

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

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顏回史鮪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

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

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

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

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

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

子。謹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

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遷

風移俗。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

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

南宋本蘭下有之字
鹿醢作醢醢

欲

窮馬駘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回回以富貴而愛人

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響

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

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

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孔子曰中

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

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扑之子不從父之

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

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

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

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

所由之令教令之令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勇而

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

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

如聚砂而雨之言立人也非其人如會鼙而鼓之夫

處重擅寵專事如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

任重則崩可立而待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

北宋本作缺南宋本

作尊

孔子曰南宋本另起

北宋本作食南宋本

北宋本明上無不字

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

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齊高庭問

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庭高庭名也曠隔也

來直宜為植不根於地不遠來也衣穰而提贄穰蒿草衣提持贄所以執為禮也精

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

以幹之貞正以為幹植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

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

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

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已之

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

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

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季相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芋焉使使問於

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

孔子曰丘之所聞者芋也丘聞之木石之怪

夔蜎蝸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犢芋也吳伐

越噍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吳人噍之會稽山也噍毀也獲巨骨一

士南宋本作玉恐誤

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

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

夫及孔子。賜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飲酒既徹俎而燕，客

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之

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

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

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

守為神。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諸侯社稷之守為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

祀者直為公侯而已山川之祀者為諸侯，皆屬於王。神與公侯之屬

也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

山者。汪芒國名封嵎山名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

周為長翟氏。今日大人。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有客曰：

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

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孔子在陳，陳惠

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

隼鳥也始集庭便死楛矢貫之，石砮。楛木名砮箭鏃其長尺有咫。咫八寸也

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

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

北宋本無於字
南宋本有於字

通道於九夷百蠻九夷東方九種百蠻夷狄百種使各以其方

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

柝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

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括括曰肅慎氏

貢楛矢楛箭括也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大姬

武王女胡公舜之後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

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

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

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牘如之牘隨也郟子

朝魯魯人問曰少皓氏以鳥名官何也魯人叔孫昭子

少昊金天氏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

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師長也雲紀其官長而為官名者也炎帝以

火神農氏也共工以水共工霸九州也太昊以龍包犧氏也其義一

也火師而火名也龍師而龍名也我高祖少皓摯之立也鳳鳥適

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

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

民事則不能故也言不能紀遠也孔子聞之遂見郟子

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

括南宋本作木旁註同

註括恐括南宋本註亦作括

皓南宋本作昊

皓南宋本作昊

公上宜有周字

四夷猶信

邾小國也故吳伐邾季文子歎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邾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魯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邾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學也

邾隱公朝于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為魯大夫也邾

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所以聘于王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

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

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

而皆不度不得其法度也心以亡矣嘉事不體朝聘亦嘉事也不體

不得其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

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邾子出奔孔

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孔子在陳陳

侯就之燕焉子遊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司鐸官名

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

桓公僖公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

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

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

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

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

君之南宋本作君今

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

聞之火伏而後螿者畢火大火心星也螿螿虫也今火猶西流

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

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吳王

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五年與晉侯會于黃池子服景

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

王伯王官侯牧方伯名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

伯侯牧也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

為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

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

南宋本兩作景伯

家語四

十四

南宋本祝上有則字

南宋本拙下有也字

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

先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何也世有職焉何景伯名自

襄已來未之改也襄魯襄公是也若其不會祝宗將

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

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

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

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叔孫氏之車

士曰子鉏商車士持車者子姓也鉏商名採薪於大野春秋經魯哀公十四

年西狩獲麟傳曰西狩大野今此曰採薪於大野時實自狩鉏商非狩者採薪西獲麟瑞物時見狩獲故經書西狩獲麟也

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

棄之於郭外傳曰以賜虞人棄之郭外將以賜虞人也使人告孔子曰有

麇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

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

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

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

方策方板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此篇與禮記所載大

同小異而各有所長如天

道敏生記無之修身以道

此無之而公曰云云問則

此為善中庸編入聖書家

習戶誦此書有不知其者

北宋本諸字與記不同南

本本多依中庸改之此則
於見聞而不知言也

蓋贏南宋本作果螺
南字本也上無者字

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

盧也蒲盧螺贏也謂土蜂也取螟蛉而化待化以成故

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道以仁仁者人

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教

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

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

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

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

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

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

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

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

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

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

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

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

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
臣也體羣臣也重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
也懷諸侯也夫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
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
則士之報禮重重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
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齋絜盛服非禮
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利而貴德所
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

紮南宋本作明
中庸而改者

利南宋本作財

敬南宋本作勸
恐誤

餼廩南宋本作既
稟註同

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盛其官委任使之也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

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餼廩稱事所以來百

工也餼廩食之多福稱其事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

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

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

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

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躓事前定則不困

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

疾南宋本作疾
亦改者

于親以下之于南宋本俱作乎

南宋本無諸字

弗南宋本作不

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順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

魄南宋本作魂誤下文二端註可見

衆南宋本作夫

鬼神

南宋本氣下有發字

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神之盛也精氣者人神之盛也神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合神鬼而事之者孝道之至孝者教之所由生也骨肉斃於下化爲野土其氣揚於上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

極中制明命猶尊名使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民事其祖禰也而猶

以是為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宗宗廟也祧遠

廟也天子特有二祧諸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及

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

且速焉聽謂慎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

建設朝事薦腥燔燎羶薌所以報

氣也謂以薦元取祭脂薦黍稷所謂饋食脩肺肝加以鬱鬯

所以報魄也鬱香草此教民脩本反始崇愛上

下用情禮之至也民能不忘其所由生然後能相愛也上下謂尊卑用情謂親也君子

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

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

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

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

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之顏色者其唯

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

謂與假此詩以喻文王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

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已至謂祭事已畢孝子之

之南宋本作人
南宋本脫故字

南宋本失去四句

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孔氏家語卷四終

孔氏家語卷五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

南宋本下有善字

卷四 孔氏

王 肅 注

南宋本作攬

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馬非為車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馬步驟馳騁盡禮之儀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攬攬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

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

南宋本類下有四字

諸南宋本作讒

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顏回問於孔子曰

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於物

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觀游氣之原若此可謂

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

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禮宜為化顏回

問於孔子曰滅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

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

智不足稱也武仲為季氏廢鐘之庶為孟氏所誦出於齊好言兵討而挫

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與邾戰而敗績國人頌之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使

我敗於邾夫文仲其身雖歿而言不朽惡有未賢立不朽之

言故以為賢孔子曰身歿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

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

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展禽柳下惠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

於朝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此稅行者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妾織蒲傳曰

織蒲蒲席也言文仲為國為家在於貪利也三不仁設虛器居蔡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有故

曰虛器也縱逆祀夏父弗忌為宋人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文仲縱而不禁也祠海鳥海鳥止于魯東

門之上文仲不知而令國人祠之是不知也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

受其田以避其難武仲在齊齊莊公將與之田武仲知莊公將有難辭而不受也是

在南宋本作奔
在北宋本作在
恐奔字筆誤

在下應有此字

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不順不恕為廢適立庶武仲之所以

然欲為施於季氏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念此在常當順其事

恕其施也。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度

而近近於智也為己不重，為人輕。君子也。夫不重為人回曰：

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

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

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

可由，斯知所由矣。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

之善，以為辯，狡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

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顏回問子路曰：力猛

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孔子謂顏

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御猶待也莫

之為也，何居？為聞者盍曰：思也。夫為聞盍曰有聞而後言者而已顏

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

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

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相疾急欲相勸令為仁義

南宋本無於字有者是

問南宋本作謂是

度違各

施南宋本作並

南宋本下有情字

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施為亂是以相愛

小人之不精能久親也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

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

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叔孫

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

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

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

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

惡無攻人之惡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

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

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見孔子初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

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

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

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

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者不操弓不反

檠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也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

南宋本路下有初字

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謗毀仁者，憎怨士人。

必主於刑也。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

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

深乎？子路再拜敬而受教。子路將行，辭於孔

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

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人不可以強力，則不能自達。不勞無功，不忠

無親，不信無復。信近於義，言可復也。金而不信，則無可復。不恭失禮，慎此

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

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

若何？孔子曰：汝所問，苞在五者中矣。親交取

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

犯，於禮也。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

悅。當為和子，非康子也。孔子又見之，宰子進曰：昔予也嘗

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

於司寇也，日少。謂在司寇，官少日淺。而屈節數矣。謂屈節數，見於季孫。

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

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

括南宋本作括

曰南宋本亦有曰字

南宋本作事誤

乎南宋本作也

於南宋本作其

可南宋本作有

我者孰大於是哉

言聘我使在官其為治豈復有大於此者也

魯人聞

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

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

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違去也蟪蛄蝻也

十里猶在於耳以其鳴而不已言政事須慎聽之然後行之者也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

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

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

三王事若龍

龍宜為龍前

學焉得習

言不得習學也

是學

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

箋南宋本竹下同

皆南宋本作借

南宋本作忘下俱同

南宋本無已字

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

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往

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

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

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

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

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

若人猶言是人者也

魯無君子

者則子賤焉取此

如魯無君子者此人安得而學之言魯有君子也

孔子侍

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孔子

禮南宋本作祀

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雪拭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子貢曰：陳靈公宣姪於朝，靈公與卿共姪夏姬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

北宋本寤古字記此南宋本悟

猶南宋本作捐

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姪昏，死而無益，可謂猶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辟邪辟法其泄冶之謂乎！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容璣舞曲及文馬四十駟，駟四馬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

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

焉告魯君為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

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

今且郊若致膳於大夫膳祭肉也則是未廢其常

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

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俎孔子遂行宿於

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

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

可以死敗言婦人口請謂足以使人死敗故可出走優哉遊哉聊以卒

已南宋本作以

請南宋本作謁

謂

歲言士不遇優遊以終歲也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

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

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

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

予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

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

而取勝焉孔篋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

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

而勿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篋曰行已乎

備南宋本作足

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惟智者有之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藿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

黎古字無艸

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

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

愠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

與人之弗吾信也言人不信豈以未仁故也意者夫子未智與

人之弗吾行也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也且由也昔者聞

諸夫子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

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

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

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

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
 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
 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
 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
 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
 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敗節為之者
 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
 於曹衛重耳晉文公也為公子時出奔困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
 生於會稽言越王之有霸心乃坐困於會稽之時也故居下而無憂者

坐南宋本作生

善南宋本作澆

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
 終始乎庸用也汝何用知其終始子路出召子貢告
 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
 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
 必能穡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獲之也良工能巧不
 能為順言良工能巧不能每順人意也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
 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
 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
 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

言志口同也南宋本
作意志同也

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
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
有是哉顏氏之子吾亦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宰主財者也爲汝
主財言志口同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

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
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
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
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
樂也曾子弊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

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
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
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
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孔
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賣貨
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
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
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
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

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

入官謂當官治民之職也

孔子曰安身

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

勿專

雖有善當與下共之勿專以為己有者也

教不能勿怠

怠懈

已過勿

發

言人已過誤無所傷害勿發揚

失言勿倚

有人失言勿倚角之

不善勿遂

已有

不善不

可遂行

宜行之事勿令留滯

君子入官自此六者

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眾從其政無違教也

且夫忿數者

官獄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

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

拒南來本作距

辜南宋本作宰

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
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
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

大域猶辜較也

精智而略行之

以情知之略舉其要而行之

合是忠信考

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

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惡

治民無抗揚之志也

勝之無犯民之言

以慎勝民言不犯民

量之無佞

民之辭

佞猶周也度量而施政辭不周民也

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

無寬於刑法

言雖愛民不可寬於刑法威剋其愛故事無不成也

若此則身安

譽至而民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邇故明

不可蔽也

所見邇謂察於微也

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

所求者近

故不勞而得也

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

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

法象近在於內故不遠而源泉不竭盡

是

以天下積而本不寡

言天下之事皆積聚而成如源泉之本非徒不竭乃不寡

短長

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

刑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

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

之至又於亂

小亂則爭爭之甚者又大亂至矣

明君必寬裕以容

刑乎南宋本作形

祐南宋本作宥

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

行爲政始言民從行不從言也說者情之導也

言說者但善政行易則民不怨

言善政行簡易而民無怨者也言調說和則民不變

調適也言適於事說和於民則不變法在身則民象之

言法度常在身則民法之明在已則民顯之若乃供已而不節則財利

之生者微矣

言自供不節於財財不可供生財之道微矣貪以不得則善

政必簡矣

言徒貪於不得財善政則簡略而不修也苟以亂之則善言

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

納善言也言之善者在所日聞

日聞善言可行於今日也行之善者在所能

爲故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

也邇臣便僻者羣僕之倫也

僻宜爲辟更僻執事在君之左右者倫紀也爲衆之紀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

便僻則羣臣汙矣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

倫君子修身反道察里言而服之

服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

則南宋本作而

南宋本節下有財字

僻

里南宋本作理

佚南宋本作勤

於四達之交衢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

政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君有愛思之心感於民故

謂如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此之要

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供宜為共古恭字也有

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既能修治舊事又能建立功業也久

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知故察一物而貫乎多

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君子

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

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舉

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

以高不抗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强

民之所不能以明王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

而不迎迎奉也民嚴畏其教篤之以累年之業不因

其力則民引而不從引以教之以非其力之所若

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

民疾其上即邪僻之心生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

統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即無魚人至察

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

聖舊南來本作舊

暢乎南來本作知察上有故字

註也下有苟字而者弘字者矣二字作也

求之

優寬也柔和也使自求其宜也

揆而度之使自索之

揆度其法以開示之

使自索得之也

民有小過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

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

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

蘊滯積也

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

矣不從教則民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

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

虛其內謂直道

而行無情欲也

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

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

言民雖服

必以威強之非心服也

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

矣內外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

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孔

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

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

恪敬也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

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

南宋本可下有以字

也類善也孝子之道不墮竭者能以類相傳長錫爾以善道也

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請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適也御正也文王以正法接其

寡妻至于同姓兄弟以正治天下之國家者矣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

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

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宵夜綯紘也當以時天屋也亟疾也當亟乘爾屋以

善治之也其復當修農播百穀言無懈怠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

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

罕如也廣宜為壙罕高貌壙而高冢是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填塞實貌也冢

雖高而塞實也察其從則隔如也言其隔而不得復相從也此其所以息

也矣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

焉大哉乎死也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

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

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犢鳴犢舜華晉

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

罕南來本作阜註同

廣古曠

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刻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違去也違或作諱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作槃琴以哀之槃操琴曲名也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人與已與不汝欺

言人與已事實相通不相欺也

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孔子曰由汝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乎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

無懾也懾懼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其誰

之子猶言以誰氏子謂子路也雖從我而不知我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

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

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善言

也惡何猶言是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

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

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

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

南宋本君下有上字

南宋本與下有之字

俗者乎南宋本作世俗之惡者乎

夫南宋本作之

世之惡俗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

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

之罪也命夫歌子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

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

崖何以知巔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

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

不在此乎不在此三者之域也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

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汨南來本作汨

不南來本作無其
註所南來本作其

繇作陶

以作已累作儻 註同

飲作飯

告作聞

孺作儒

乃南來本作以
恐考尚有
以盟三字

汨之深則出泉汨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

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

而不意無其功難多而無所意也恢其志而無不容為人下者當恢弘其志如地無

所不為人下者以此也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

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

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額河目上下匡平而長額頰也

其頭似堯其頸似臯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

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喪家狗主人哀

荒不見飲食故纍然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是不得意之貌也子貢以告孔子

欣然而歎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

然乎哉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

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為人賢

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

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於宋孔子與弟子行禮於大樹之下

桓維欲害之故先伐其樹焉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

仍遇於難寧我鬪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

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孔子而

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

叔南宋本作孫

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之來喜而於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恃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

公叔氏欲蒲適他國故男子欲死之不樂

適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

本與叔孫同畔者也

公曰善

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行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

南宋本正下有其字下句同

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

屍牖下於我畢矣

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

其子從

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

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

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

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

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三

以作已

南宋本作哲著齊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

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

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

以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

故乎言禹湯以下不可勝觀乃問上世黃帝將為先生長老難言之故問宰我曰上世之

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采事也辯說也卒終也其事之說也闢忽之

意闢忽久遠不明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固陋

不得其問孔子曰可也吾嘗聞其說黃帝者少典之

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齊幼齊齊莊敦

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五行之氣設五量五量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

撫萬民度四方商度四方而撫安定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

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炎帝神農氏之後也三戰而後尅之

始垂衣裳作為黼黻白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與青謂之黻若兩已相戾治民

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

說播時百穀時是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

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

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

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齊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

有度五帝久遠故用說也汝欲一日徧聞遠古之

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

子毋或宿故敢問有所問當問勿令更宿也孔子曰顓頊黃

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以

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

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

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階流沙東極躡木動

靜之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底平也四遠皆平而

來服屬之也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喬

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

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

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

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

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

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

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

抄補作夔龍

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龍夔典

樂舜時夔典樂龍作納言然則堯時龍亦典樂者也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

民始之務先民事以為始也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

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輦所及莫不夷說夷平

心說古通以為悅字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

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斂

事親為陶器躬捕魚以養父母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

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

堯妻舜以二女舜動靜謀之於二女窾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

臣率堯舊職躬已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

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

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宰我曰請問禹孔子

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夏后敏給克齊其德

不爽爽志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

以身為法度也亶亶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之主

禹治水天下既平然後百神得其所其惠為民父母左准繩右規矩

左右言帝用也履四時所行不違四時之宜據四海任臯繇伯益以

曰南宋本亦有曰字

南宋本神下有之字

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民莫敢不服

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悅至矣予

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戒

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

子曰吾欲以顏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之矣

吾欲以辭言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

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

懼弗敢見焉

孔氏家語卷五第五終

